



Fu Huo

复活_下

〔俄罗斯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
徐 潜◎主编

杨 波◎译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25
2785.2



Resurrection
复活 下

[俄罗斯] 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
徐 潜◎主编

杨 波◎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复活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 (Tolstoy, L. N.) 著; 杨波译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3. 2 (2008. 12 重印)

书名原文: Воскресение

ISBN 978—7—80626—037—1

I. 复... II. ①托... ②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
IV. I512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4892 号

复活·下卷 (上下卷)

原 著	【俄罗斯】列夫·托尔斯泰 Tolstoy, L. N.
主 编	徐 潜
译 写	杨 波
责任编辑	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印 刷	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版 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5. 25
书 号	ISBN 978—7—80626—037—1
定 价	48. 00 元 (全二册)

目 录

八、奔走	139
九、败诉	167
十、流放	188
十一、新生	218
十二、复活	247

八、奔 走

聂赫留朵夫回到家，每个房间还有樟脑的气味，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疲劳不堪，满腔怨气，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。而那些衣物的用处就在于挂出来晾晾，再藏起来。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，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，他觉得这种活动是荒唐的，因此十分反感。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，剩下的就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，直到他姐姐来处理吧。

第二天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、肮脏的公寓，吩咐仆人把他从家挑出来的东西搬进去，就去找律师。由于刚下过一场暴雨，出现了春寒。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，就不断加快步伐。

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：妇女、孩子、老人，他们的贫苦和困顿，特别是那个模样像小老头，乱蹬着两条细腿，一脸苦笑的孩子。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。他经过肉店、鱼店、服装店，看到那么多肥头大耳、衣冠楚楚的老板，这样的人乡下一

个也没有。在城里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的私人马车夫，头戴制帽的看门人，身系围裙的侍女。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出租马车夫，他们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，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。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人都是乡下人，他们丧失了土地，因此被迫来到城里。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，过起了上等人的生活，并且扬扬自得。但有的比在乡下还不如，因此也就更可怜。那些鞋匠、洗衣女工、油漆工、运货马车夫显然就是这样的可怜人，瘦小、疲劳、苍白。

忽然有人热情地叫他的名字，聂赫留朵夫停下脚步，看到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个军官。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快活地说：“啊！申包克！”可他马上明白，根本没什么值得高兴的。

这个申包克就是当年去过聂赫留朵夫姑妈家的战友。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，不过听说尽管他一身债，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里。

申包克热情地和聂赫留朵夫打招呼，给他介绍哪家饭馆好，邀请他一起吃午饭。聂赫留朵夫表示可能没有时间奉陪，现在他一心想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。就问他为什么来这儿。申包克立刻得意扬扬地告诉聂赫留朵夫，他当上了一个老财主的监护人，因老财主得了脑软化症。以及他如何让农民交欠款，让老财主的

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十，大大吹嘘了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。又邀请聂赫留朵夫去赛马、吃晚饭，但聂赫留朵夫微笑着都谢绝了。申包克想起柯察金家的人告诉他，聂赫留朵夫正忙着监狱的事，就好奇地让聂赫留朵夫讲一讲。不过在路上显然不是好的说话场所，于是申包克就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，快活地走了。

聂赫留朵夫不禁想到，原来自己虽然不是这样一个人，但却希望做这样一个人，这样过一辈子。但现在却有了距离。他一路想着，来到律师家。律师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，并且立刻谈到肖明夫母子一案，他气愤地表示，他看过案卷，那火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，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金。但最根本的是肖明夫母子的罪行，连一点罪证也没有。只要在这里审讯，他担保官司一定赢，而且分文不取。

至于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也写好了，律师让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亲自递上去，再托托人情。否则那些官员就会敷衍了事。一定要送到最高当局那去。

“去见皇上吗？”聂赫留朵夫问。

律师笑起来：“那可是最高级了，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主任。那么，没有别的事了？”

“我这儿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。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，那可真是怪事了。我一定要和他们见个面，了解

清楚。”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。

“您已经成了一个漏斗，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个流出来了。太多了，您应付不了的。”律师笑嘻嘻地说。

聂赫留朵夫把那个咄咄怪事简要地说了一下，有一个村子，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，被抓了起来，判处流放。他认为这是不可能有的事。可律师却说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。他告诉聂赫留朵夫，检察官等人一度是自由派、新派人物，但现在他们都变成了官僚，只关心每月发薪的日子。

“可是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，就被判处流放，天下有这样的法律吗？”

“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教会规定解释，他们就不该被流放，而且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。当众诽谤东正教，按刑法要被判处终身流放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我老实告诉您，我们大家没坐牢，那就得感谢他们的恩德，要褫夺我们每人的特权，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。”

“要是检察官或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，那还要法院干什么？”

律师哈哈大笑起来。“瞧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！老

兄，这可是个哲学问题。您礼拜六来吧。在我家里，您可以遇见学者、文人和画家，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一般问题了。”说到“一般问题”时，律师带着嘲讽的口气。

聂赫留朵夫答应着，会想办法来。而实际上，他是想办法不来。刚才他讲到法官为所欲为，要法院干什么时，律师听了却哈哈大笑，在谈到“哲学”和“一般问题”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，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，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，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。

从律师家出来，聂赫留朵夫雇了一辆马车。因为到监狱路很远，时间也不早了。车夫是个中年人，相貌聪明而善良。在一条街上，转过身，指着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。

“您瞧，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”那语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。

那的确是一座华丽的大厦，很多人正在忙碌着，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，大概是建筑师，正在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。聂赫留朵夫却想到，无论是做工的人，还是迫使他们做工的人，都认为这是应该的。尽管工人们妻子怀了孕，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，他们的孩子在濒临饿死前像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，而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，一个迫使他们、掠夺他们的

人建造这座无用的宫殿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脱口说出来。

“是的，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。”

“怎么会荒唐呢？老百姓要靠它吃饭。”车夫生气地说。

“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。”

“既然人家在盖，那就是有用的，老百姓有饭吃了。”

聂赫留朵夫不再作声，尤其车轮声太响，说起话来很费力。快到监狱时，车拐到了驿道上，谈话又方便了。马车夫又说了起来。

“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。”

“难道比往年多吗？”

“多得多啦！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待在乡下没活干，没有土地。”接着马车夫告诉聂赫留朵夫自己的乡下，平均每人只有一俄亩，他家有父亲，两个兄弟，一个兄弟当兵去了。剩下的人也没有活干，所以另一个兄弟也想到莫斯科来。

“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？”

“上哪租？我们那来了一个法国人，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都买下，自己经营。他不出租地，你就毫无办法。听说他原先在大剧院给演员做假发，发了财。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。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。谢

谢天老爷，他本人还不错。只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个雌老虎，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。”

听了车夫的话，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负伤的人，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。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。

马车在监狱门口停了下来，聂赫留朵夫拉了拉铃。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么样，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，不禁提心吊胆，神情紧张。开门的看守问清情况后，告诉他玛丝洛娃在医院里。聂赫留朵夫又来到医院，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，立刻放他进去。

在走廊里，一个青年医生严厉地质问聂赫留朵夫。这个医生处处体恤囚犯，因此经常和监狱当局，甚至主任医生发生冲突。他惟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要求，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，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。

聂赫留朵夫表示他只想见见玛丝洛娃，他要为她的案子到彼得堡上诉，临走时，想把一张照片交给她。

医生的态度缓和下来了，吩咐一个老太婆去叫玛丝洛娃。趁着医生态度好转，聂赫留朵夫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。医生觉得还不错，尤其是考虑到玛丝洛娃的生活经历，他认为“很不错了”。

正说着，玛丝洛娃来了。她穿着一件条纹连衣裙，外面系着白围裙，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。一看见聂赫留朵夫，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，迟疑不决地站住，然后皱起眉头，垂下眼睛，快步走过来。本来她不想和聂赫留朵夫握手，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，这样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。自从上次他们谈话，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过她。他原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。但今天她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现：拘谨、羞怯，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。他把刚才和医生讲的话又说了一遍，从信封里把照片拿出来，交给了她。

玛丝洛娃扬起眉毛，惊奇地瞅了瞅，然后默默地接过照片，把它插在围裙里。聂赫留朵夫说起看到玛特廖娜的事，玛丝洛娃冷冷地不感兴趣。于是聂赫留朵夫问起她在这还好吗，玛丝洛娃说挺好的，只是还没过惯。

“那么，我很替您高兴，总比那边好一些。”

“‘那边’指什么地方？”玛丝洛娃顿时脸上泛起红晕。

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“那边就是牢里。”

玛丝洛娃说牢里也有很多好人，聂赫留朵夫就把律师对肖明夫母子案件的态度说了一下。又说自己要去彼得堡，希望对她的案件能撤消原判。玛丝洛娃说到肖明夫母亲时，脸上露出微笑。不过对自己的事，却说：

“撤销也好，不撤销也好，如今对我都一样。”

“为什么说，如今都一样？”

“不为什么”玛丝洛娃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。

聂赫留朵夫把她的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，他是不是还坚持他原来的决定，有没有改变主意。就坚决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，不过对我来说，倒真的都一样。不管情况怎样，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，”

玛丝洛娃抬起头，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像瞅着他的脸，又像瞅着别的地方。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，她嘴里说的却正相反。

“您何必说这种话！”

“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。”

“这事您已经说够了，用不着再说了。”她好容易忍住笑说。

这时病房里传来孩子的哭声，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和玛丝洛娃告别。玛丝洛娃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，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，竭力掩饰她的得意，快步走进病房。

留下疑惑的聂赫留朵夫思索了很长时间。他不知道玛丝洛娃现在想些什么，有什么感受，身上起了什么变化，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样。只知道，她变了，她的心灵

里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这个变化使他同她联结在一起，也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在一起。

玛丝洛娃回到病房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。她铺床单的时候，脚底一滑，差点儿摔倒。一个男孩看到这情景，笑起来。玛丝洛娃也忍不住，在床边上一坐，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，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。护士生气地斥责她。

“笑什么？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？”

玛丝洛娃不作声，但和那个男孩相互看了一眼，又扑哧一声笑出来。这一天，只要没有人时， she 就把照片拿出来，欣赏一下。晚上，她一回到和另一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，就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地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，怎么看也看不够，特别是对自己，对那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。连那个助理护士进来，也没有发觉。

身体肥胖，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看了看照片，和玛丝洛娃聊了起来。她觉得照片和本人比，整个模样都变了，至少有十年了。玛丝洛娃却觉得是隔了一辈子。说到这儿，玛丝洛娃的活泼样儿消失了，脸色变得阴郁，眉毛之间凹进一条皱纹。助理护士又好奇地问，玛丝洛娃以前“那边”的生活是不是很轻松，当得知比服苦役还苦，不禁奇怪人们为什么不抛下那种生活。

玛丝洛娃强忍住愤怒的眼泪，把照片扔进抽屉，砰地带上门，跑到走廊里。刚才她看着照片，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迷迷糊糊地想象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，现在要是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。可同伴的话让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，想起她当年在那边的生活，那种生活的痛苦。这痛苦在当时，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却从不去思考。现在她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，特别是她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的夜晚。她想起那天她筋疲力尽，浑身虚弱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直到深夜两点才把客人们送走。趁跳舞间歇，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弹钢琴的女人旁边坐下，向她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。那女人也诉说她的苦恼。后来，克拉拉也走过来；她们三个决定抛弃这种生活，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。忽然几个喝醉酒的客人来了，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，女钢琴师使劲敲着琴键。一个穿燕尾服的矮小男人，满头大汗，浑身酒气，打着饱嗝，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。另一个胖子则搂住了克拉拉的腰。他们旋转、跳舞、叫喊、喝酒，闹了好一阵……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，一个人怎能不变！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。对聂赫留朵夫的旧恨又涌上她的心头，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痛骂他一顿。她决定不再受他的欺骗，不让他精神上利用她，就像从前在

肉体上利用她那样。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痛苦。可是在这儿，除了找医士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但她害怕医士，因为他老纠缠她，现在她厌恶和男人来往。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小屋里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，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半天。

当玛丝洛娃为身世而痛哭时，聂赫留朵夫已来到彼得堡。自从上次访问马斯连尼科夫，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，他全身心感觉到，他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。每当他和那个圈子的人交往时，他不能不觉得厌恶，不能不责备自己。可是，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。而主要是办理他现在惟一关心的事——帮助玛丝洛娃和其他受难者，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，尽管那些人不仅无法让他尊敬，而且常常让他愤慨和蔑视。

这次聂赫留朵夫住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里，他一到姨妈家，就落到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。这让他反感，又无可奈何。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，那就会得罪姨妈。而姨妈交游广泛，对他要奔走的事可能极有帮助。

一见到他，姨妈就和他打趣，说他现在是霍华德（英国慈善家，为改良监狱制度进行过活动），并嘲笑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什么风流韵事。聂赫留朵夫把他和玛

丝洛娃的关系说了一遍。他从小就喜欢这个姨妈，受她生气蓬勃、快活开朗的性格的影响。

听了他的叙述，尤其从他口里听到他想和玛丝洛娃结婚，但玛丝洛娃不愿意。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，惊讶地瞧了瞧外甥，现出高兴的样子。

“嗯，她比你聪明。嘿，你可真是个傻瓜！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她干过那种营生，你还愿意同她结婚？”

“更加愿意了，因为我是罪魁祸首。”

“哼，你简直是个蠢货，”姨妈忍住笑说。“十足的蠢货，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。”她反复说着“蠢货”这个词，因为她认为这个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。她向聂赫留朵夫介绍一个叫阿林的办了一个从良妓女的收容所，她认为可以把玛丝洛娃交到那。

“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。我就是来替她奔走的。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那么她的案子归哪管呢？”

“枢密院。”

“枢密院吗？对了，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。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，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。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人，